

十一

她说，她后来说。她真想去死，那是很容易的。她站在高高的河堤上，只要眼睛一闭，纵身跳下去！如果只跳到岸边的石级上，她不寒而栗，不敢想象脑袋迸裂脑浆四溅那惨死的景象。这太凶恶了。要死也应该死得很美，让人同情，让人都惋惜，都为她哭。

她说，她应该顺河岸向上游走去，找到个河滩，从堤岸下到河滩上去。当然，不能让任何人看见，也不会有人知道，她将在夜里走进黑黝黝的河水中去，连鞋子也不脱，她不要留下痕迹，就穿着鞋向水中走去，一步步涉水，到齐腰深处，还不等水没到胸口呼吸难受的时候，河水湍急，一下子就把她卷进急流中去，卷入河心，再也飘浮不出水面，身不由己，就是挣扎，那本能求生的欲望也无济于事。最多只手脚挣扎两下，那也很快，没有痛苦，还来不及痛苦人就完了。她不会喊叫。完全绝望，而且即使喊叫也即刻呛水，人同样听不见，更无法去救。她这多余的生命就这样无影无踪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既然无法摆脱这种痛苦，只好以死来解脱，一了百了，干干净净，死得也清白，只要是真能死得这样清清白白就好。死了之后，尸体如果搁浅在下游某个沙洲上，被水泡涨，太阳晒过，开始腐烂，让一群苍蝇去叮，她又不由得一阵子恶心。没有比死更恶心的了。她怎么都摆脱不了，摆脱不了，摆脱不了这种恶心。

她说没有人能认出她来，没有人知道她的姓名，连她住旅店登记时填写的名字都是假的。她说她家里没有任何人能找得到她，谁也想象不到她会跑到这么个山乡小镇上来，她倒是想象得出她父母是什么样子。继母朝她工作的医院里打电话准瓮声瓮气，像感冒了一样，甚至带点哭腔，而且准是在她父亲一再央求之下。她知道她就是死了，她继母也不会真哭，这家里她只是个累赘，继母有她自己亲生儿子，都老大不小的小伙子，她要回家过夜，弟弟只好搭个钢丝床在过道里睡。他们就等她那间房子，巴不得她早早出嫁。她也不愿意待在医院里，那几间给值夜班的护士休息的宿舍里，总有股消毒水的气味。一天到晚，白的床单，白的大褂，白的坟帐，白的口罩，只有眉毛底下的眼睛才是自己的。酒精，钳子，镊子，剪子和手术刀的碰撞声，一遍又一遍洗手，整个手臂都浸在消毒液中，直到皮肤浸得发白，先失去光泽，再失去血色。在手术室工作的人长年下来，手上的皮肤如同白蚁，有一天她也会只剩下一双失去血色的手，搁在河滩上，爬满苍蝇，她又感到恶心了。她讨厌她的工作，她的家也包括她的父亲，窝窝囊囊，只要继母嗓门一高，就没主意。你少讲两句好不好？他即使抗议也不敢声张。那你说，你把钱掉哪儿了？人没老就先糊涂了，还怎么让你身上放钱？一句能招来十句，继母的嗓门还总那样高。他就一声不吭。他碰过她的腿。在饭桌子底子，摸摸索索，继母和弟弟不在家。就他们两人，他喝多了。她原谅了他。可她又不能原谅他，那么没出息，她恨他那么软弱。她没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父亲，一个有男子气概可以依靠的父亲，让她能引为自豪。她早就想离开这个家，一直盼望有个她自己的小家庭。可这也那恶么，她从他裤子口袋里翻出了避孕套。她为他定期吃药，从来没让他操过心。她不能说她一见钟情就爱上他。可他是她遇到的第一个敢于向她求爱的男人。他吻了她。她开始想他。他们又遇见了，便约

会。他要她，她也给了他，期待着，陶醉了。迷迷糊糊，心直跳，又害怕，还又心甘情愿。这一切都自然而然，幸福的，美好的，羞涩的，也是无邪的。她说，因为她知道，她先要爱他，也被他爱。然后会做他的妻子。将来也会做母亲，一个小母亲，可是她吐了。她说她不是怀孕，是他刚同她作爱之后，她从他脱下的裤子屁股上的口袋里摸到了那东西，他不让她翻，她还是翻出来了，她便吐了。她那天下班了，没有回到宿舍，也没吃一口东西，赶到他那里。他都没让她喘过气来，刚进门，就吻着她，就同她作爱。他说过要享受青春，享受爱，尽情的，她就在他怀里，也都答应。先不要孩子，无忧无虑，好好玩几年，攒点钱也为了游山玩水，先不置家，只要有这么间房子，他也已经有了，她只要有他，他们就疯狂，，无止境，永远永远……还来不及品味，就只剩下恶心。她止不住恶心，苦胆水翻出来了，后来就哭了，歇斯底里，她诅咒男人！可她爱他，爱过他，都已经过去了。她爱他背心上那股汗味，那怕洗净了她也闻得出来。他竟然这样不值得人爱，可以对任何女人随时都做那样的事，男人就这么肮脏！她刚刚开始的生活就也被弄得这样肮脏。像那小旅店里的床单，谁都来睡。也不换洗，散发着男人的汗臭，她不该到这种地方来！

那么，到哪里去？你问。

她说她不知道，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地方来。她又说她就找这么个谁也不可能认识她的地方，就她自己一个人，沿着河岸，往上游去，什么也不想，一直走下去，到筋疲力竭，倒毙在路上……

你说她是个任性的孩子。

不！她说没有人理解她。你也一样。

你问她能同你过河吗？去河对岸，那边有一座灵山，可以见到种种神奇，可以忘掉痛苦，可以得到解脱，你努力引诱她。

她说她对家里人说的是医院里要组织一次旅行。她对医院里又说她家中父亲生病要她照看，请了几天的假。

你说她还是够狡猾的。

她说她又不是傻瓜。